

马林轰轰烈烈谈起了恋爱



黄梵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烦恼人生

大学女教师颜玉挑中清月做保姆

清月没像其他农村妇女那样围着职业员，相反显出落寞的样子站在走廊里。

与荒僻农村来的这些妇女相比，清月就显得相当秀气，体面干净又持重，身上至少不会有雇主担心的乡下虱子。清月的策略很快奏效。容光焕发的颜玉，也就是一所民办邮电大学的女教授，刚辞退农村来的全职保姆，正试图找同城的下岗女工。

清月把自己扔在冷森森走廊里的模样，引起颜玉的好感，“也许就是她了……”颜玉心想。等颜玉的呼吸几乎吹到清月脸上，她听见清月压低嗓音说，“我们能不能到外面去谈一谈？”颜玉高兴极了，她也不想交职业费，于是点了点头一声不吭朝楼外走。在寒风冷峭的户外，她们飞快谈妥了一切，然后骑上各自的自行车，像两只扑灯的花蛾子，一前一后朝颜玉家扑去。

颜玉需要好好观察她一星期。清月的工资按小时计酬，颜玉每天包用她四小时。刚开始因为紧张，颜玉一问她怎么做事，她就满脸通红。她心底的担心叫颜玉的话一挑就暴露在脸上。就算给两层楼的地板打完蜡，做完洗衣做饭等所有家务只余十分钟，清月也不肯留给自己歇一歇。

“多好的一个家啊。”她羡慕地望着随意摆放又悦目的各色家具，一股奇异的感觉在心里冉冉升腾。她觉得自己做粗人的时间太长，已经忘了什么是情调。以前能让她气不打一处来的，只是丈夫沉溺麻将

桌的坏毛病。她没想到，颜玉家里从碗筷杯盏到拖鞋坐垫，样样东西都含着叫她难忘的情调，这情调叫她觉得自己的家里简直难以下脚。她战战兢兢地想到，原来自己过去是一个瞎子，在下岗劝退之前，还是一个满面春风的瞎子呢。

清月把主人家的电饭煲烧坏了

她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巴望干满一周颜玉能继续留用她。这根弦在她心里绷得太紧，反倒给绷断。试用期的最后一天，她干得更加卖力。她跑到阁楼把湿抹布伸到窗外擦玻璃，把手都冻僵了。“真冷啊。”当她把发麻的手拢到嘴前哈气，隐约嗅到一股怪味。突然她意识到什么，慌慌张张往楼下跑。

刚到楼梯口就看见厨房玻璃门上映着一团火光。“哎呀，不好！”奔进厨房，她一时手足无措，用眼睛慌乱地盯着燃烧的电饭煲。过了半天才想起用一盆水将它浇灭。等到厨房里的空气清新了，才看清电饭煲在腆着圆肚的地方烧出一个大窟窿。她倒抽一口凉气，然后动不动愣在厨房里。“该死，刚才炖汤怎么没看到火边有电饭煲？”自责中她的头铅沉沉的，脸烫得像要哧哧冒出热气来。

她几乎是用手按着扑通乱跳的胸口，等着颜玉回来。当两个人的目光在门口相碰，她抖索索吐出一句话来：“今天不好，我犯了大错。”她发抖的样子叫颜玉意识到了什么。颜玉刚打开一道厨房门缝，就看见电饭煲的惨状。她抱着双手在厨房里站了一会，惊诧和后怕像雪球在她心里越滚越大，滚了一阵就滚不动了。她嘴里

只说了一声：“太危险！”就再也不吭声了。

清月走的时候脸阴惨惨的，颜玉砰一声关上门前没有搭理她。整个晚上，颜玉在为这件事左思右想。雇这个女工会不会叫她倒霉背时呀？她心知肚明，清月在她家里算得上是出力也出心的。

第二天，太阳好像把冰雪覆盖的心给晒出一条亮晶晶的路。她打电话叫清月来，清月非常惊慌。

颜玉开口前，清月的心一直被自责搅着，唯一能安慰她的还是那句老话：各人有各人的命呗！她不自在地将手探进衣兜，摸出昨晚竭尽全力写的一封信。

颜玉对递到她手上的信不感兴趣：“我们还是敞开天窗说亮话吧。”清月嗯一声就等着发落，她觉得从到医院当护工起，她的晦气就一直没有断过。

“昨晚我定下心来想了又想，觉得你除了偶尔粗心其他什么都好，所以……我还是想继续留用你。”

清月吃惊地望着颜玉，无力承担这个好运似的愣在屋里。等彻底明白颜玉的好意，身子便醉了一般站起来，从丈夫留下的公文包里掏出一只花布钱包。

“你家电饭煲被我弄坏了，我真难为情，昨天回家路上我去了超市，特地问了这种电饭煲的价格。”

她恳求颜玉把钱收下，颜玉探出身来倾听一会，便把钱硬塞回到她手里。颜玉最后说的话相当凝重有力：“我把这个家交到你手上，希望不会再出事了！”

清月差点落了泪，一对栗

色的大眼睛有些花，当心终于变得踏踏实实，她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也许那天是颜玉的什么调休日，颜玉打发清月回家休息一天，说好翌日开始正式雇佣她。

马林喜欢上细声细调的鲁岚

差生们都喜欢马林的大胆。上课时，都眼巴巴等着马林突然从手里放出一架纸飞机，或把纸飞机悄悄别在前排男生的背上。本来坐得端端正正的好学生，这时也被心里的笑意憋得难受，或一个劲地挠着头。教室里只要有谁先笑出声来，差生们便跳神赶鬼似的装作一齐高声谴责：“笑的人滚出去！”有时老师真被这帮人给指挥了，伸出手来把最先笑的人揪到门外。就算有干部把这出闹剧看得很清楚，也不敢当大家的面点破，只好等下了课再去打小报告。大概在马林眼里，班主任脸上的条条怒纹只是画上去的，在他心里一点也不见效。

起先班主任得意地叫来马林的父亲，结果他父亲除了舔舐干裂的嘴唇，反倒请求老师多在学校里惩罚他。据说上初中前，他父亲隔三岔五就要打他。连我父母也骂他父亲太糊涂，说如此频繁的一顿又一顿暴打，简直是在卸掉做父亲的责任。等他上初中大了，他便像他父亲手里一条滑溜溜的大泥鳅，怎么按也按不到床上或凳子上了。再后来，他简直就像一只壮硕的袋鼠，随便一撞就能把他父亲撞得仰面朝天。父亲打不过儿子的种种窘态，他在我们面前是说不够的。

他父亲在班主任办公室里

踱的步子很大，常常踱得班主任什么要求也不提了，只巴望他能快些离开。

马林谈起恋爱也像哗哗的海浪，弄得几乎人人都能听见。

在黑压压的放学人群里，他几乎像挑月亮似的一眼就挑出邻班的鲁岚。鲁岚披着一头细软的头发，说话来也细声细调。她是有理由为自己大哭一场的。跟母亲过的单亲家庭，多少有损她在学校的颜面，她还要忍受母亲因开公司忙碌对她的疏忽。但是马林恨不得托花瓶似的用手心托着她，马林的这个回应在她眼里比天上的星星还晶亮呢。

和鲁岚确定关系的那天，马林兴奋得有些忘乎所以，老远就听见他憋着气一喷一喷在嗷叫：“当——当——当——”

“上——课——啦——”放学的学生被他的嚎叫声逗得笑成一片。那天他手上比平时多了一包东西，是他用零花钱为鲁岚买的相思梅。马林一到我们差生中间就被包围起来，“你早该下手的，省得叫人家等了那么长时间。”

那天，他第一次买烟给大家抽，看他从嘴里吐出一个个烟圈，其他人都嫉妒得要死，会不会抽烟被这帮人看作是不是有男子气。

在离学校半站路远的公园一等到鲁岚，马林便藏起抽着的烟头，他夸张地把这些差生介绍成了水浒里的各路英雄，直说得鲁岚瞪大的眼里几乎只剩白眼了。鲁岚轻轻靠着马林的肩头，说来也怪，他俩在一起时那一阴一阳的感觉比哪对恋人都强烈。他手挽细腰的景象简直令我们神魂颠倒。

[上期回顾]

陈小楠父亲病逝，母亲清月独力撑持着贫寒之家。母性及挣脱底层的愿望，使她为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而苦苦挣扎，这个屈辱的过程，牵引出一段隐秘、久远而浪漫的往日故事……而清月唯一愿望所寄的儿子，却在青春的躁动中不能自拔，反抗，叛逆，毫无良心地消耗着青春，消耗着清月的母爱。

[上期回顾]

大年初一，清月先去庙里上香，然后带着不情愿的儿子小楠四处拜年。说是拜年，实际上是跟有钱的亲戚要压岁钱。小楠苦于自己被当作要钱的工具，但是他对到表叔家拜年并不反感。表姐去荷兰上学了，但是家里处处有她留下的味道，小楠喜欢。带着表姐的笔记本回家后，他兴奋之余，居然勃起了。

圈养出来的美女，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

生活杂谈

桃花劫

白领扎堆儿的地方很不好混，格子间划分出私人领域，只要你一走动，定有无数目光开始上下打量，女人的目光是挑剔的嫉妒的和嘲笑的，男人的目光是暧昧的有想法的和充满质疑的。赵文雯自从进了外企，英语水平日趋下降，因为互相称呼英文名字是这家跨国公司唯一能用上的口语，那厮的业务不错，但她口口声声嚷嚷有危机感，后来我才发现，她的恐惧来自公司对女员工外包装的严格要求上。

忽一日，赵文雯下班直接进了我的门，我一看，立即惊为天人。她把一件淡粉色的方格羊绒大衣叠吧叠吧夹在自己怀里，一件米色低领羊绒衫把身子裹得像个粽子，只露出她极富肉感光滑秀气的脖子，腿底下的黑毛裤外面是一条深灰色的呢子裙，不知道是在什么淑女屋买的，勉强裹着她的下半身，把经年积攒的脂肪粒都快勒出来了。她那足有四十厘米高的长筒靴让赵文雯远看像土行孙近看像残疾人，反正腿的迹象不明显。她一屁股坐在我的沙发上，两个脚丫子踹了几下把她那双跟假肢似的靴子脱了，叹了口气，滔滔不绝地数落起单位里的小妖精和没品位的总经理。

我拿出刚买的草莓一个一个往她嘴里塞，女人多的地方本来生存环境就恶劣，她去的地方偏偏“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成群，能越战越勇已经够感人的了。赵文雯激动地挡住我的手说：“丫头，拿把刀来！”我就喜欢别人出其不意，于是连问都没问就从桌子底下摸出一把俺们家最小号的水果刀递给她。她异常精心地把草

莓切成薄片，然后当着我的面把八块钱一斤的草莓贴在自己脸上，在吃惊两秒钟后，我愤怒地从她脸上揭下那些草莓片扔进自己嘴里。

晚上，赵文雯又来了，怀里抱着好几本《ELLE》，我抬眼一看，立即再次惊为天人。她居然给自己画了烟熏妆，那嘴唇如同刚刚喝了咳嗽糖浆没擦干净，还有些黏稠的液体糊在嘴上。她骄傲地挤了挤眼睛：“浓稠饱和，娇嫩欲滴。裸色的唇用灰棕色能创造出像是被擦过，却又完美不过的效果。”她啪地把杂志往我的桌子上一摊，哗啦哗啦翻到折了角的那一页，用手指头点着上面老外的脸：“你仔细看看，我还有哪点不足？”

我对老外倒没什么兴趣，因为时尚杂志上的风骚女人都那个打扮，但我的邻居赵文雯可不同，我认为她这样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是在引狼入室。赵文雯故意眨巴着眼睛，天啊，我怀疑她是孙悟空的帮凶，他们大概一起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而且她肯定比那猴子吃得多，那眼泡跟俩铁疙瘩似的。赵文雯像个推销化妆品的，特严肃地告诉我，全面进入重金属时代后，眼线的颜色更多采用黄金、白银、青铜、铁灰色，主要是环绕着眼周用香槟金色打底，在这个基础上用铁灰色对上下眼睑进行晕染，最后在内眼角以点染的方式涂上金铜色，表现出一副目光炯炯、富于进攻性的美女形象。

她这么上了两天班，据说是单位反响不错，尤其总经理把她叫进办公室单独谈工作的频率明显增加，但第三天出了变故，因为赵文雯出电梯的时候那高筒靴细细的跟儿忽然被别

住，她整个人重心偏移，起来的时候从嘴里吐出一颗半拉的门牙。白领丽人急眼了，她去牙科医院我则在网上疯狂查找补牙的资料。猛然眼前一亮，《十七条古代独门美容秘籍》里有一则落牙复生法：先抓来未开眼的嫩老鼠三至四只待用，再用白芨、白芷、青盐、细辛、当归各五钱，捣碎后与嫩老鼠包在一个纸包中，放入炭火中烧成灰、磨碎，再用来擦牙，落牙便复生，黑牙也会变得洁白无比。

而当我把这宝贵的秘籍告诉她，赵文雯已经把牙补好了，哭丧着脸说再也不当白领丽人了。

养殖美女

美女也分品种，这要看是养殖的还是自然天生的，天生丽质的女人是尤物，量少而且不是什么人都能近身。养殖的美女很难具备尤物们的气质，那是人家从骨子里带出来的，就像我们宿舍一个女生从小在大炕上呆惯了，不管坐哪都跟自然地用脚互相把鞋蹬掉然后盘腿，现在自己都开会计师事务所了，到哪查账腿倒是不盘了，但蹬鞋的意识还有。谁不想当美女呢？你要瞅冷子喊一个鼓嘴耷拉眼角的女人“美女”，她会满脸不高兴地拉长声音说“讨——厌”，其实心里美着呢，因为不管长相多寒碜，在每个女人心中自己都是美丽的。

养殖型美女也分放养还是圈养，放养的更懂得修饰，圈养的就只知道一门心思地照葫芦画瓢。Y姐属于悟性开发比较晚的，她二十七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嫁人的嫁人生孩子的生孩子，她连恋爱还没谈，整天风风火火地盲目以为青春永恒。她洗脸跟洗手用同一块肥皂，抹润肤霜的时候也是用手抹到哪

算哪，外出总是随手抓起一件T恤就套在身上，经常前胸印着“××纯净水”，或背后写着“××牛肉面”。我一直奇怪为什么Y姐那么不修边幅，一天里用于打扮的时间还不如一只猫舔爪子的时间长，她出门就差往自己脸上再撒把土了。难道装扮得那么朴实是怕有人途中劫色？后来Y姐跟我说，打扮出来的美都是短暂的，她要让有心人发觉她的美，这样得来的爱情才是真实的。

直到三十岁还没遇到土里刨金的人，Y姐急了，她眼瞅着那些长相有缺陷的女人都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过上了幸福生活，终于顿悟女人要发掘自己的美丽，于是她开始了圈养美女的日子。

其实就算是圈养也需要时间，但Y姐觉得自己的青春小鸟就要一去不回来，想的都是速成的招儿。她先是通过电视购物塞了一柜子的“神奇翘臀裤”、“速效瘦身内衣”、“魔术丰乳贴片”之类的东西，然后跑一家从没听说过的医院往胸部注射了“英捷尔法勒”软组织，她的脸让美容院用一个月的时间沤得比脖子白几十倍，弄得脑袋怎么看怎么像直接装上的，一点儿过渡都没有。Y姐在精神上拼命追求童心童德，别人是装嫩，她是从心里往外觉得自己就是青春逼人。

有一天她在电话里急着约我去麦当劳见面，让我借几本书给她。我站在自己的书架前看了又看，不知道哪本适合圈养女人，最后找了几本封面上有美女但过了期的时尚画报。她起步晚，要是再多看点儿世界流行趋势还不把自己逼疯了，三十岁的女人为美已经急

得撞笼子了，对于走火入魔的人哪能再火上浇油。Y姐就像刚拉秧的黄瓜，虽然水灵灵的，但眼瞅着就要过季。

透过麦当劳的玻璃我看见Y姐正小口地喝着一杯咖啡，等我坐在她对面，发现她的咖啡还是满的，原来她只是隔几分钟把杯子在嘴边晃一下要个形式，她说口红沾在杯子上很恶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圈养，她是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时候别说咖啡，连喝冒汽儿的开水都咕咚咕咚的。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她的脸除了惨白，把黑眉毛还都给连根拔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倒过来的咖啡色对钩儿。经过加工的面部给人视觉上有足够的压迫感，搞得宝姿外衣鼓鼓囊囊，说起话像怀里揣着兔子，总是一跳一跳，我生怕动静一大再把那杯满满的咖啡弄洒了。

以前给宿舍搁过墩布的Y姐现在也不知道还干不干活，伸出的手也美了甲，只不过有的图案已经磨去了多半，正苟延残喘。我们边说边聊，我发现她的外貌经过养殖性情也变了，她始终在把玩套餐赠的Hello Kitty。我问她为什么喜欢这东西，她把咖啡杯晃了一下说：“我们女孩子……”我差点被巨无霸噎死。三十岁的Y姐大概真以为自己就是十三呢，我真担心她哪天会在头上扎个粉色大蝴蝶结扮猫出来。由此我认为圈养出来的美女多少在心理上有些失衡，她们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放养型的美女比圈养的放松，但效果基本上相同，这要看每个人对美的悟性有多高。尽管成就美女的路上有得有失，我们最终都成为了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养殖型美女。